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七

吳興姚

鉉

書九 摠六首

自薦

上張燕公書 房瑄

上裴度相公書 元稹

上鄭相公書 歐陽詹

上宰相三書 韓愈

上張燕公書

房瑄



云稿惟當今主英臣誠海平天清于相國者更言朝廷之遺闕黔黎之艱阻妄矣瑄直以有詞不自明徵積心無與消散此亦一夫不獲願就相門陳之或議相門重深賤士罕及進言不少非人則廢退而復念止于旬時若借人爲容則恥殊特達欲持情徑往則懼致忽遺思所以自竒圖左右見異僭用舊禮獻此琬珪冀贊列得啓其書書窮思見其人矣至有輕好行怪易爲犯德瑄非敢如此也願左右明之瑄嘗聞既往布衣之士亦賤者也而一人下之三

公崇之將欲分其賢愚而係其理亂瑄自料必不能有損益於盛朝徒亦形似英哲之蹤辱累珪璋之德希左右以公選瑄因以私進所私者則敢終而言之瑄幼爲先相國棄委翳於蓁蕪之下因物遂遷與農者莫辨不忍窘厄然後以菑穫爲懷將祗若遺謀乃發前言筐篋有相公述作焉有先君鑒誠焉約之立言依以扶信若赴古道則適若逢今人則乖或謂之非或謂之是求我哲匠繫此困蒙顧此身在下流無聞上士未足爲先君之嗣不可見先君之友況有貴賤之異爲之隔闊乎深惟達音者希恐不可再得忽不知相國之富貴如此瑄之貧賤又如此期相國乃曰人以道義求我我不當以貴賤隔之借如宣父有相國之貴寧拒游夏之徒歟夫其此心千載一用豈瑄也當之又見禮經有難進易退者戒貪也起人來學者勸道也瑄趣仁者而以未行何乎衣惟素褐乘非車馬閤人斥之馭者排之長衢高門驟拜左右則近於論訐豈聞道之士乎故獻玉貢書以先其意或垂善誘使得登其門假以

溫和之顏賜其清閑之宴大觀宗廟旁見百官上諮爲人之紀綱次及作文之利害然後陳百一之誠諷南山之詩醉德寫誠俯而告退瑄之願也未敢忘也若其取於是日許時入奉一歲之內得再廁法曹舍人聞詩禮焉人子畢矣豈有恨哉至如笥有衣裳天有秩序聖君在上何人不欲如瑄今日未敢生心儻見露之時爲左右所器亦願起自燕國門下令衆人別意瞻矚也貪竭鄙志不覺多言妨塵宴私憂危失措儻左右垂無窮之惠降不測之禮錫數字之荅加一介之使則相國保下士之譽小人獲見知之榮光照微軀價傳多士輒飾瑣貌以俟軒車

上裴度相公書

元稹

通州司馬元稹謹再拜獻書相公閣下日者相公之掾洛也稹獲陪侍道途不以庸妄話及章啓則竊聞閣下以文皇勅起居郎書居安思危四字於笏爲至戒今陛下當晉武平吳之後閣下即東征而還安孰甚焉思豈可廢況今四邸並開掃門之賓競至碣石

餘診東身之款未堅則推食握髮之意可遽移於高枕擊鍾之逸矣且得人則理之談實老生之常語至於切近猶飢者欲食不可惡熟俗而不言也若積之末學淺見又安敢引喻古昔於閣下獨憶得近日故裴兵部之納人也甄辨精淨號爲名流及其爲相也構置羣材使梁棟榱桷咸適其用人頗隘之至於激濁揚清亦無所愛恠是以稟政不累月閣下自外寮爲起居郎宰相自巴州知制誥張河南自邕幕爲御史李西川自饒州爲雜端密勿津梁之地半得其人如故韋纁如稹等拔於疑礙置於朝行者又十數然後排異已之巨敵引腹心之至交當時一二年間幾至於奸無蹊隧而正有根本矣及山東診作上以兵事諮之則對以禁暴息人之外不能有以佐震耀是以樽俎之謀不專於廊廟蓋廉善精微之士素熟於心曾而汎駕乘桴之材未嘗量校於左右也比於閣下今日之雄材大略爲短矣然而即世之後雖無李巖廖立之思而十年之內備將相號名卿者多其引拔嗚呼子皮叔牙之功斯

不細矣日者閣下方事淮蔡獨當鑪錘內蘊深謀外排羣議始以追韓信拔呂蒙爲急務固非叔孫通薦儒之日也今殊勳旣建至化方行亦當念魏鄭公守成之難而三復文皇帝思危之詔乎以愚揆之欲人不怨莫若遷授之有常欲人之竭誠莫若救拯於焚溺何謂有常而不怨以省言之由後行爲前行以臺言之自察院轉殿院苟不如是則怨矣苟能如是何怨哉何謂救拯而竭誠積又不敢移之他人借如小生之庸且昧也固不及班行之中輩又敢自讓於郎吏之末者邪向使元和中一年爲拾遺二年爲補闕不三四年爲員外又三四年爲正郎則宰物者雖朝許之以綸誥暮許之以專席厚則厚矣遽責有隳肝瀝膽同廝養之用力亦難哉及夫爲計不良困於溝瀆者十年矣苟有舒其脰擥置之趨走者又不敢愛氣力恡心髓於和扁也是猶龜鼉之有水鳥獸之有林何嘗愧於水木苟或繫而籠之鎖而檻之其或放之投之者則必啁噍顧慕以報人報其免於難也今天下病溝瀆困籠檻思閣

下藥之養之投之放之者豈特小生而已哉且曩時之窒閣下及小生者豈不以閣下疏有居安思危之字爲抵忌對上以河南掾尉非貶官爲說乎向非裴兵部一二明之則積終老於貧賤固其宜也儻閣下猶二三年遲迴於外任則少陽邀望之際固未得奉惶惶之命以周知其巢穴當元濟討除之始又安能定已成之冊於上前排未亡之疑於衆口哉今天下能不有萬一於閣下之才略而由躅足怙脅私自憐其有志力哉況當今陛下在宥四海與人更始特降舍垢棄瑕之書且授隨材任能之柄於閣下閣下若不能蕩滌痕累洞開嫌疑棄仇如振塵愛士如救餒使恃才薄行者自贖於煩辱以能見忌者騁力於通衢上以副聖君咸與惟新之德次以廣閣下常善救人之道使千百年外謂閣下與裴兵部爲交相短長亦足爲賢相矣未盡善也且夫當陛下肇臨宇宙之初與得天久照之後愈光明矣安有裴兵部拔羣材於前則盡行閣下拔羣材於後則盡廢以閣下沐浴恩波之始與徽猷克壯之

秋愈汪洋矣又安有救裴囊之罪換禹錫之官則盡易振天下之窮滯行渙汗之條目則爲難積雖至愚未敢然也積自十年遭罹多故每欲發書故舊尚不敢盡陳其情豈不知干宰相有不測之罪邪孰自付之與其瘴死蠻夷自題不遇之榜比夫塵穢尊重伏俟危言之刑無異也聊因所善緘獻鄙誠翹企刑書不敢逃讓不宣積頓首

上鄭相公書

歐陽詹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詹謹齊沐緘書再拜遣隸子弟獻於相公中衢之車下庶及乎閣下當今主上聖哲輔相賢明可行已行可止已止其或未行未止非不知也非不念也未可行而未可止也其愚蒙欲陳所知則在知之之後念之之內矣亦何敢言今斯有言自言而已人有百行脩萬事精內扣潛鳴外聽無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相公以爲有之乎某將十有十百有百千有千也何以告知自

近之耳某嘗讀論語得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傷時之學者不由所學務所學也某不敏傷切如之况稟羔羊鴻鴈之性未資訓導而敬順和合乎教者十或四五絜身畏人負拙自守始以孝悌忠信約禮從儀人生合爾博聞遊藝行義修辭人生固然殊不以有爲而爲也幸屬昭代以此官人敬趨條目遂希銓擇五試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試於吏部始授四門館助教應博學宏詞不售一平選被夫人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不仕則已又平選始授四門助教也仕則冀就高衢遠途展其素蓄垂名于後代播美於當時匪徒利斗粟希片帛救寒暑給朝夕也所以利斗粟希片帛者不能無之其將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之流有所分別某非斯人之徒歟其慕彼人之徒歟企夫高衢遠途也噫四門助教限四考格以五選十年方易一官也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太學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四門若如之則二十年矣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國子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太學若如之則三十年矣三十年間未離助教之官人

壽百歲七十者稀某今四十有加矣更三十年於此是一生不覩高衢遠途矣况先三十年孰知存亡哉其或素蓄當在重泉之下矣忖己方人所以知百行脩萬事精內叩潛鳴外聽无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十有十百有百千有千也嗚呼今之高懸爵祿廣設名位實大乎德行與乎能事也德行也者孝悌也忠信也不可於公堂斯須而得試也須漸乎父母昆弟之言公乎州閭鄉曲之譽在三江之南孝悌之言无由漸朝廷之耳忠信之譽莫得通闕下之聞也能事也者秉持也應奉也不可虛處無任而得呈也須形乎政令裁制之庸著乎役藝使才之致某冗官也政令裁製一月兩衙之謂役藝使才二尊陪行而已秉持之庸不可形考課之目應奉之致是絕著選能之見也縱有顏閔之德游夏之學宰我之政夫子之文章其於是也但父母昆弟自相知州閭鄉曲自相許於海隅嶺徼其奈拳拳之身何夫大田斯穫而有遺秉則滯穗也萬秉稀一萬穗稀

一某豈遂當其一乎且天地也命之翅必與之羽翮副其巨細使
得飛也命之足必與之蹄蹠稱其短長使得行也若命之翅而不
與之羽翮與之而巨細不相副飛則墜若命之足而不與之蹄蹠
與之而短長不相稱行必顛命適遺之墜與適遺之顛則如無命
無與也其庸愚不知造物之旨者示之則不之怪其明賢深探理
源者其謂天地何且邦國也勸人以德行用錫之爵祿必契其分
量使得行道也聳人以能事用錫之名位必權其輕重使得榮身
也若勸以德行而不錫之爵祿錫之而分量不相契道則屈聳以
能事而不錫之名位錫之而輕重不相權身則辱勸適遺之屈聳
適遺之辱則如無勸無聳也其庸愚不知政化之旨者視之則不
之怪明賢深探理體者其謂邦國何某代居閩至于吳則絕同鄉
之人矣自吳至于楚則絕同方之人矣過宋由鄭踰周到秦朝無
一命之親路無迴眸之舊猶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耘耨所不
及家家溉灌所不霑其灌乃條枚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

厚地无私之陽春乎相公爲上天之霖雨佐厚地之發生也何以
處其焉夫舉善不遺於微陋用能必盡其材器真宰相之任也自
唐及虞有其人自夏及商有其人自周及秦有其人自漢而降元
代无之洎國朝歷歷可數也相公能以某爲手下濫觴乎似善斯
升真善以至似能斯拔真能以來古人行此天下歸仁也相公行
之哉行之哉今則猶古筭度途遠蒼黃造次其惶恐再拜

上宰相三書

韓愈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
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
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
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才若大陵之
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
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多之之辭也言
君子既長育人才又當爵命以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

曰汎汎揚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者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教育天下之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揚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約亦時有感激怨對竒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講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

望一畝之宅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脩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苦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鴻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弗協于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余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余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脩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

者非苟役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已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於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其自進也抑又聞之上之化下得其道其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矣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遺逸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儒士于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之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間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俗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績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長短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

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唯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於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門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我我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揆其常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辱賜觀焉于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遁逃不知所爲迺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

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
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惡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
而望其仁人之救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
兄弟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惡苟不至乎欲其死
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
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其愚不惟道之
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夫其聲而疾
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之
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葬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
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
動心者也或謂愈曰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
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才能不足當吾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
在上位者爲之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
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

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
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
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察焉愈再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
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
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奸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
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
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
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
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
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
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
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

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以不
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
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
哺握髮爲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
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奸邪讒佞
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
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
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
所需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
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
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
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
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閣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
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

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於魯於
魯不可則去之於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
下一君四海一國捨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
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
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
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
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贖冒威尊惶恐無已
愈再拜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七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八

書十牋附摠一十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自薦

上王僕射書 盧肇

上冢官書 沈亞之

上座主書 劉軻

上李侍郎書 王昌齡

上中書權舍人書 陳祐

上中書張舍人書 邵悅

上李諫議書 沈亞之

上雍州高長史書 李嶠

與韓荊州朝宗書 李白

獻南海崔尚書書 劉蛻

上節度使書 房魯

與京西節度使書 韓愈

上江西李大夫書 皇甫湜

上崔華州牋 李商隱

與京西幕府書 劉蛻

盧肇

天不自明垂之以日月聖人不自理付之以公卿日月所以成天

之文者無私照故也公卿所以成人之文者無私心故也為天之
明行帝之德是公卿與日月同體者也然日月未嘗私晝夜以序
明晦以時人生而戴之固無驚懼耳目延頸企踵而望之也及碩
人重德恢宏綱於將絕時人莫不拭目俟其聲明矣如是則
又雖與日月同體與人望之心過之也伏以文物之勢業乎將頽
聖上一旦惕然思高祖太宗經天緯地之勤基美於千萬世其術
祇在乎人文之中人文之中則不踰擇士之賢否也故度天下之
德莫重於僕射計天下之學莫深於僕射觀天下文章莫富於僕
射兼是三美然後詢於廟堂之上使諮於僕射俯而蒞之其實不
啻若移泰山之重以鎮之也夫如是則預於貢士者何敢造次而
進哉其本孤賤生江湖間自知書已來竊有微尚窺與索幽久而
不疲垂二十年以窮苦自勵伏念當太平之辰不預兵役農商之
伍得盡其志則將欲發其身大其家盡心於明時以竟其歲也乃
志望士林之中及來輦下再試皆黜觀望於時而揆於事至於得

之者未必盡賢失之者未必盡愚意謂隨天下貢士且進且退可
以無咎今乃不意遇聖君賢相以僕射為日月照臨多士莫不屏
氣懾息人之自咎若抱罪戾其在王門公族少讀文學尚為憂惕
啓僕射之德振于文機其必得天下苦心之人而進之然後優游
盛明為臯為伊以茂生植者也不然豈至於逾二十載復匡之
乎是知天啓德於僕射在此時也某於此時若不得循牆以窺則
是終身無竊望之分也敢布愚拙伏惟特以文之光明而俯燭之
幸甚幸甚并獻拙賦一首塵冒尊嚴無任慙慙之至

上冢官書

沈亞之

其伏念傑木之生大長越倫足谷肩山而大谷不足以室其根長
寬不足以帷其華天之所惜其體若此豈不使皆獲其所安而轉
乎用及其不偶也徒見摧風枯霜蒙煙老雲而已夫尋常之材也
榦不丈枝不尺而葉縱其根不能躡土之膚生不十年各獲斤斧
之製以就用何者受乎庶氣故易長于極成為衆用故易售于工

其在林居相扶策木意自得仰視傑木不見其相與笑其兀枿而無用及一旦遭遇得升賢工之所思採而飾之跨二礎而百棟賴負若是脩材巨榦非易自致也賢工良匠非易能容也今閣下抱多能之強德動與智諧可謂遭時也負難戴重橫於所安可謂得任也如能察出類之材異日處之然後次衆材備於百常如此則賢工之名可以自有古者賢士之居位也沐垢不終湯充飢不竟飯中輟而起畏日不足是皆探善於衆能思致其爵養良士之道也今則不然爲公卿大臣者必嚴居深視以自視養其所進者惟柔氣緩言警視而巧諛然後謂之厚德故以多識爲誣博知爲強遷善爲流立節爲詐是皆斥而莫得稱也及一日操尺墨樞物機茫乎不知其所從使左右庸胥因得侮而役之彼非不欲自勝也蓋事業之所報固然今西戎邀嫁移兵寇邊仍歲不已山東盜卒殺辱守吏未聞其歸誠可嗟也即如主上求其往而爲理者閣下度之公卿大臣而誰擇乎其誠不肖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列陶

心研慮謨古臣智輔之所以爲化至於樂慕賢哲亡其私而不回此則得之於性矣酌巖賢旅聖之所以立言至于書得失備理亂敘往紀來此則得之於文矣學名將霸帥之所以整暴亂至于奮旅陳師園會百變之狀離如驚鳥合如疑雲此則得之於師矣是三者皆業于根然後緒其末非無所望也亦思願爲一從材戴橫傑之梁立巨礎之上顧世持斧之士安足以摹哉某聞戎鏡包陽當日而矚之則能延燧興火處陰而視之何異一規之幽銅邪而誰寤者而誰寤者夫其應則生某亦蒙矚於光下以其所抱書詞多鄙又不盡志忤觸清嚴罪無所逭謹再拜

上座主書

劉軻

軻今月十日祇奉榜限納雜文一卷又聞每歲舉人或得以書導志軻惟顯魯犍隸山野未熟去就悚惶惕息伏惟寬明少冥心察納軻伏見今之舉士競取譽雌黃之口而知必也定輕重於持衡之手雖家至戶到曾不足裨銖兩苟自低昂已定乎徇已者之論

是私已於有司非公有司於已也軻也愚敢不以是規軻本沛上
耕人代業儒爲農人家天寶末流離于邊徙貫南鄙邊之人嗜習
訖味異乎沛然亦未嘗輟耕捨學與邊俗齒且曰言忠信行必果
雖夷貊行矣故處邊如沛焉貞元中軻僅能執經從師元和初方
結廬于廬山之陽日有芟夷畚築之役雖震風凌雨亦不廢力大
釋或農圃餘隙積書窻下日與古人磨礪前心歲月悠久寤成書
癖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議十卷翼孟子三卷雖不
能傳於時其於兩曜無私之燭不爲墮棄矣流光自急孤然一生
一日從友生計裹足而西京邑之大居無環堵百官之盛親無瓜
葛矣夫何能發聲光于幽陋雖不欲雌黃者之所輕重豈不欲持
衡者之所斤銖耶此軻所以中夜憤激願從寒士齒庶或舉芳入
幽不以孤秀不擷揀金于沙不以泥土不取閣下自謂此心宜如
何答也嘗讀史感和璞之事必獻不至三刑不至再必獻不至再
殆幾乎無刑矣伏荷閣下以清明重德鎮定羣慮衡鏡在手蚩妍

輕重之分咸希一定俾退者無屈辭進者無幸言夫如是非獨斯
四輩之望而已矣亦宜實公器而荷百祿豈祇區區世人而已哉
軻也生甚微末甚乎魚鳥微物猶能依茂林清泉以厚其生
矧體乾剛坤順之氣不能發跡於大賢人君子之門乎軻再拜

上李侍郎書

王昌齡

拜手奉書吏部侍郎李公座右夫道有一昌齡有心明公有鑒三
者定矣而又元氣潛行羣動相鼓乘時則利遇難則否斯亦分於
數矣今或者譎觚旁礴以爲已任發心中中無不通雖大愚之
人猶知不可况賢智之士乎茲數者如昌齡之心非不知也明公
之鑒非不明也惟明公能以至虛納惟昌齡敢以無妄進故未便
絕意願就執事陳之若明公以爲隅曲置之度外則昌齡未識定
分爲向時之客乘時不利動則遇否至虛不納無妄不進是使天
下之士永絕望於明公矣豈獨小人哉初聞明公克舉大體不尚
小節竭智附賢貫道選數亦已確鎮外物翕然有歸於是窮居獨

閑未用之士將遁幽貞千里未審明公何以待之夫夷吾窮困樂毅羈旅孔明躬耕子房養志此四賢未遇之時則乃不遇意固不能俛首跼步與衆人爭得失於吏曹之門就使四賢生於明時無所服用則下士之不若也亦當與衆人四方而來竦於明公之門未審明公何以處之伏惟明公居堂上之陰知日月之次覩堂下之士知四方之賢若者終不自若也伏惟明公熟察焉天生賢才必有聖代用之用之於天子先自銓衡則明公主司天下開塞天下之所由也可不慎之嗟乎持衡取士專在文墨固未盡矣況文章體勢其多面焉苟不相容則大迂闊一時不合便即棄之伏恐傷鈎頤之明結志士之怨吁可畏也又有恢恢無明精誠洞物大不施小屈於章句蓋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君子行焉儻斯人也木訥自守默然而退明公不以爲賢是小人敢正顏色鼓喉舌欲伸大直於明公能容之否所爲直者如何明公若以爲羣區一舉自有常式富貴爲懷曾莫下視則明公何以異近代合古人匪

惟高賢雅量在小子亦知之矣明公昔未居此任豈不曰伊人也棄正任巧我爲宗臣必將革之操持升降正在今日伏願密運心鏡俾無逃形振拔非常以資天軸乃明公論則振拔者亦膺摩赤霄必將逆進其類以光王國自邇及遠其誰曰不當任乎一爲元龜自可數千百年不衰其政矣敬之無任使小人之口波盪振駭君子閭閻以俟賢俊昌齡久於貧賤是以多知危苦之事天下固有長吟悲歌無所投足天工或闕何惜補之苟有人焉有國焉昌齡請攘袂先驅爲國士用焚絲之務最急之治實所甘心昌齡豈不解置身青山俯飲白水飽於道義然後謁王公大人以希大遇哉毋思力養不給則不覺獨坐流涕啜菽負米惟明公念之直料不得不謀其始夫惟明公深念之投報徇義非一言所能盡也昌齡常在暇日著鑒略五篇以究知人之道將俟後命以贖清塵

上中書權舍人書

陳帖

春雷作龍蛇不安於蟄戶賢人用君子思奮於康衢時至氣動而

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小生區區願有所陳伏以今之獻書者語
取士之得失揚盛烈之弘懿多矣刀尺之下固當有在小子淺陋
自陳所抱曾不迨意何敢妄有稱謂以成繁文哉然而志苦者聲
必衰氣直者辭必端苟察之不惑聽之不夫則伯牙不碎琴卞和
不泣玉矣閣下宗文祖德名全道著執贄循牆如帖者固多焉門
屏故人非敢自適前者病中求拜輒以愚弱自疑猶記與善謂遇
長者之眷固無戲言孤負知見踟地無措衣化京塵星霜七周分
將委運方理歸策適有一外闕舉解至翎羽之類志氣由存欲就
明試不能自決友人樊生之見謀曰足下與元宗簡不與他解就
試明主足下其審處之李行舉者不然使吾子為主司如君之負
辱者將為伸之乎帖曰伸之行舉日就試可也有姚袞曰夫道窮
而心泰者神與之俗變而志定者義歸之時之通塞非智力所及
吾子處否若泰不改其守久矣今主司方以公用駭拘俗吾子賢
淮陰之辱非韓信罪也不賢損益何有於衆人哉帖曰惟欲聞後

命矣嚴考功之納樊衡也以爲取衡難得衡無後悔黜衡易失衡
有遺恨故開一人之數以容之人至于今不謂衡忝一第而謂嚴
得主司求人之義也伏想閣下虛求當甚於嚴也小子焉敢有希
於衡哉懼畏不敢多陳死罪死罪

上中書張舍人書

邵悅

某白一昨猥辱面奉徵及玫瑰弊廬所有敢不供上輒獻數本惟
恕其非多此物嘗開花明媚可置之近砌芳香滿庭雖萱草忘憂
合歡蠲忿無以尚也夫花卉以明媚芳香之故閣下不憚煩以採
掇則士之有才有藝者必將盡力而搜求人人相賀皆有望於明
公矣某猶慮花卉移植之際或有天闕其生詢樹藝之叟求長養
之術叟曰以吾鄙見先務及時弟能當春徙之度地居之順其陰
陽遂其成性根莖未固擁之以沃土枝葉未茂漑之以寒泉則扶
踈鬱映紅芳可得而翫矣觀叟所爲其理信然誠以擁腫之姿
願附於玫瑰之末擁土漑泉非明公而誰良時在茲無或遐棄不

宣其頓首

上李諫議書

沈亞之

月日將仕郎守祕書省正字沈亞之再拜貢書諫議閣下某常有混類之悲不能自致其拙也甚矣故祥禽之類凡羽而凡羽混之神芝之類腐菌而腐菌混之嘉蕙之類焚芻而焚芻混之非獨混之而已亦且蒙其芳而奪其美何則善寡而凡多故也況世俗之目幾能於此而別白之者寒暑易轉是皆非金石安能自永於時哉一失其顧以爲類混則終從風雨而老矣可不痛之輒假所喻願賜終說幸甚楚王之鼎食十有餘年而王體不肥左右者懼王曰膳者不能味吾之鼎也國人亦曰膳者不能味王之鼎也更逐膳者凡十輩益不味王恥乃令國中曰有能使吾鼎之味調和以安吾體者寡人爵之三公楚里之處士賢聞之應令而起耆老屬袖而送之曰往矣即鼎也然王曰仰味於君君何以塞之對曰王必以鼎授我我力甚優夫治鼎之職約水燥薪爨火以觀文武之

用而已其轉味則有椒桂梅醢醢醢之品在吾揔衆力而調於心此其功也王之體不肥何待楚老曰斯固也夫真僞雜鬻循戶而唱祈其售者僞十九焉是椒桂之質精而馨辛不爲也梅醢之質類而苦酸不爲也鹽醢之質類而醜鹹不爲也皆具而不爲滋一旦集而會之鼎則必空虛矣君焉能揔是之力以成於王也前膳之所以得逐者由庶品之任非其任歟然則君之明足以察僞惑君之智足以樞物才誠能儲其真蓄其當以給其用則後之辛馨之才醢醢之具必越海逾陸而趨君之指矣斯百代之准也豈但肥楚王之體然今閣下旣以游泳道德蓄儲助味之具必有素也然紛紛之真僞而清悟能無勞乎小子誠不足奉應對不得謁見久矣願因左右者召稍延于前獲進所語幸甚伏惟降察不臯謹再拜

上雍州高長史書

李嶠

八月十五日三原縣尉趙國李某謹再拜奉書長史明公執事嘗

聞諸師曰易稱君子或出或處蓋君子以時消息從道汗隆故其處則閉重玄坐虛白龍盤鳳峙桂郁蘭芬下生川嶽之氣上發星辰之象其出則摘景光吐文質風雲相召日月爭明撫八翼而登太階提七星而酌元氣夫然故終始亨吉進退利貞嶠當休明之期推去就之分滄州密邇未徵嘉遁之交閭闔洞開不列亨衢之步顧嘗希仕尺寸徇祿斗升胥僕之與鄰奔走之爲役婆娑塵垢之下蹉跎藩籬之際區區短懷亦云可見矣抑貧賤寔須降志顛沛不可違仁是用終夜九迴一朝三省懼斯言之或玷將細德之爲累至於有文無害之政得玉喪寶之談服以周旋庶乎聞達然以守其愚直任此拙難入門無爲言之侶出谷罕求聲之援生平琴曲惟以下調相哀疇昔朋遊詎有中人見識誠不幾乎幽蘭芳蕙實有愧乎枯木朽株自獲忝微班預聞賤事佩紛綸之雅訓承肅穆之清塵有日矣亦曾越嚴序趨下風希口吻之芳音候眉宇之陽氣而堂上百里駸明無撒器之因門下三千毛遂乏處囊之

地雖願披心膽進欵誠雲漢逾逸風流遂遠夫客果有能不孤彈劍之食士實難盡誰知執矢之工此昔人所以慷慨於神交殷勤於知己者也伏惟君侯日門翔照天池撫翼厨開銘鼎庭列歌鍾吐疊疊之言植堂堂之望河陽春樹開四照於詞林洞庭秋水清九流於心鏡若夫標置度量權衡物理蕭公畫策不探弘遠之規孟子持籌未極精微之數粵若登金閣排玉堂利見九五差蹤二八或奏昌言伏丹墀而心啓乃迴天獎憑紫樞而目送南宮秘署出入生光西京神輔指麾成俗固已羽儀振鷲黼藻羣龍者焉下走家本燕南君侯昔臨趙北負書懷刺方致維桑之禮賁帛翹車幸枉錯薪之薦愷悌之慈允洽敷腴之好不忘洎解褐中林易農下邑希光東壁猶是貧女舊鄰激水西江非復達人前惠鄙賤之質未改提獎之恩已別昔時薑桂早得因地而生今茲桃李翻以無言受棄豈非時亨其會命塞其通者乎今餘秩無幾解巾有日便當歛襟初服收拙後塵何去何從罷龜策之臧否自開自落任

天地之榮枯宜其卷舌吞聲滅影削跡不干執事之紀無煩左右
之聽徒恨勤誠累歲而丹慊不通服道彌年而白頭成諺所以低
徊歧路杼軸蓬心搢翰操觚而不能已者也夫引往納來江海所
以深廣損上益下乾坤所以光大是故虛已之求有屈位而申道
汎接之愛或開懷而受物若乃崇峻宮垣高鑰闥與使屬睇之日
隔逾深而照窮仰止之心限彌高而望絕御賓以之失位篲客以
之無門將恐慕義之夫思爲黃鵠之舉企景之客不作真龍之遊
願君侯垂古人之風申國士之分假其白璧之契接以黃金之言
不忽當年要之卒歲則重如熊掌府中饒取義之賓輕若鴻毛節
下有徇生之士敢薦狂妄惟君侯擇焉

與韓荊州朝宗書

李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
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
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

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
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
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祗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
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迹安敢不盡於君侯哉
君侯制作伴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
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
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題品便
作佳士而今君侯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敷昂青雲
邪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
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
薦嚴協律入爲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
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
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
儻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

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彫蟲小伎不合大人
若賜觀藹蕙請給紙墨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
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惟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獻南海崔尚書書

劉蛻

所謂大丈夫豈天使爲之哉以其進爲天下利退有百世名顯爲
諸侯師默成高世法而已爲退默者爲避人得時而退默者自進
爲進顯者爲必行不得時而進顯者失志以雄才盛德不可不兼
其時故無其時不可行也有時而志未達又不可行也志達而未
信於天下又不可行也上位之人有不可故下位之人有踰垣塞
牖而自遁者又豈惟退默而已哉方今天下百姓不敢爭步畝四
夷不敢犯守陞自元和已後國家不傷一夫不亡一矢雖有豎子
弄兵曾無筋穿皮蠹之患尋已誅伏然而閣下不謂無其時乎昔
雍丘不能以才達求討吳蜀以自試班超不能守其家儒然後得
官校尉夫文家之不遇清世不免操弓矢而擐甲冑也今則仕由

文學著官自清顯尊閣下不謂志未達乎夫南海實筦擁之地有
金珠貝甲脩牙文犀之貨非茂德廉名國家常重其人閣下不謂
未信於天下乎當其時士亦固不以天下之廣自隘以居其身不
以天下之道自負以不知已故賂媒請介則不忍爲守媒待介或
有所自棄故退默者不得不自進矣閣下以爲時乎未可乎嗚呼
蛻之生於今二十四年雖天有南無可置其門雖天有東不得開
其序伏臘不足於糗糧冬夏常苦於鞞濕然而因時著書滿十卷
自謂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不有得於人必有得於鬼神今則
力疲而天下笑日暮而郵舍閉今閣下則踰垣塞牖而已雖然當
閣下進爲天下利而又顯爲諸侯師之時奈何得有踰垣塞牖之
說乎故先自棄南嚮再拜不勝懇懇窮泰有時未可知也謹貢舊
投刺書一卷以其最近於情雜歌詩共一卷以其頗有逸事伏惟
周賜觀覽無憚僂笑

上節度使書

房魯

今之君侯垂金印結紫綬處內則堂皇數仞侍婢娟然衣羅紈鳴珥環出聲態者累百居外則戟列重扉介夫毅然執弩矢擁鈇鉞俟指令者數千君侯目視飛鴻氣如橫蜺而貢士布衣有塵飢童無色蹇驢竭蹶而來干謁誠志業不忤氣容自若且以干望爲心亦不能無愧其望非望飲醲齧肥被鮮曳華指捷乘駿也所以望者蓋砥行立名之流非附青雲之士焉得施於世其愧非愧布衣糲食僮飢蹇驢也所以愧者彼何人也予何人也夫賈居闈廛藏其貨物俟有求者雖巨人必恭然而請賈人言其直則高之曰必若干乃得求者率不能小減而市矣及其人持物貨歷戶而自唱曰某好物某好貨其將市雖小兒童則靦然視之問其直幾何其唱者且平其直必愈卑之十七八戲耳誠金玉其物貨祇以盜有而竊置爲宜然何以至是彼不求此望售也士之干人亦然士非不能隱山林羣麋鹿脫俗姿態又思孔子干歷削逐如此而不足以求行道學孔子者又安得傲然自遂而獨善邪亦非得已富貴

之人能趨求貧賤之人人必不謂假聲勢也又不謂諂佞也又不謂利也貧賤之人趨求富貴之人而大謂之假聲勢也中謂之諂佞也下謂之利也且見自書傳稱說當時英豪智能者或云禮士或云愛客或云薦寵後輩及言窮約節義者則不過不諂於富貴不感於貧賤而已今之君侯不惟其不禮士不愛客不薦寵後輩蓋無意趨求貧賤之人貧賤之人趨求之往往得罪過不一二而已惟閣下有古英豪之氣必能招來窮困者大道之行則澤布四海矣不則雲卷一丘閣下識某之心非有覬於閣下而云云其說閣下且視之爲何如其理豈不然邪他俟盡於檠戟之前某再拜

與京西節度使書

韓愈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而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爲王爪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

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是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赫乎泱泱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隍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其說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待士之道盡於此而已矣欲求待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採之而已矣精鑒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採於人而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行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矣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

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嘗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此都徘徊不能去者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下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陳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爲任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江西李大夫書

皇甫湜

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遑遑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飢而樂離別者豈有貳事哉篤守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鑠光保大不絕勳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死而道屯況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抑而凶未去況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須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

在下者行卑而迹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也況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混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已今之士望人之分以毫末而已上下相鼓波流相翻包特行者渾衆人抱竒才者乏卓識智與愚相渾古之道不行是以役役棲棲猶鬱鬱而無語竊以閣下以周邵之才居周邵之職獨智傑出孜孜以下問收接而博觀自江而西沈潛液澤傳之天下汪洋喧鬧是以發憤而來非有他也欲以望閣下之輝光窺閣下之深高下靡豪傑之風以快平生之心耳伏惟降其尊嚴而省覽之裁其可否而去就之無以其淺微察其辭觀其志而不錄其罪幸甚謹獻舊文十首以先面贊于犯左右惶懼于旌門之前

上崔華州書

李商隱

中丞閣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老

言學道必求古爲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爲文不受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凡爲進士者五年始爲故賈相國所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爲今崔宣州所不取居五年聞未曾衣袖文章謁人求和必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嗚呼愚之道可謂強矣可謂窮矣寧濟其魂魄安養其氣志成其強拂其窮惟閣下可望輒盡以舊所爲發露左右恐其意猶未宣洩故復有是說某再拜

與京西幕府書

劉蛻

漢武帝聞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既而復喜其人之在世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之於天子富貴固不足疑其來爵土固不足畏其大今按其本傳云官則止於使者居家初則甚貧嗚呼有才如相如者好才如漢武帝然而不達者蛻知之矣于時武帝以

四境為心中國耗弱爵士酬於謀臣金帛竭於戰士雖念一篇之
子虛固不能減十夫之口食宜矣蛻也生值當時天下無事以文
爭勝得居第一獨蛻居家甚困白身過於相如者蓋無人先聞子
虛於天子今又不然使有聞之於藩翰大臣則其人自不廢棄老
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之時雖遇天子不能致富貴于
今之時遇藩翰大臣則足以敘材用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
得失無不經於心謂小生之言何如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八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九

書十一 摠一十三首

激發八

吳興姚

鉉

纂

上崔相公書 吳武陵

再答張僕射書 柳冕

上韋右丞書 劉軻

與田將軍書 獨孤郁

移陸司勳沔書 歐陽稚

與李澈拾遺書 盧坦

移成均博士書 皮日休

與孺顏上人書 沈亞之

哀鳴三列國附

上李門下書 柳宗元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附劉軻

忿恚二

與吏部孫真外書 陳章甫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白

上崔相公書

吳武陵

月日謹白書相公閣下昔者獲侍坐於東掖竊聞餘論吾之行已略無遺事獨未能舉賢士大夫於朝爲恨耳武陵誠愚不覺竊抃以爲明哲之達必將與人同然猶恨爾時相公未得行其志今者鎔鑄生人鼓箠羣物九牧之士傾耳而聽拭目而視以爲舉善黜惡大堯之功相公亦塞其望乎昔者管夷吾致隰朋甯戚東郭牙賓胥無王子成於相公分職其務且曰欲理國者則五子存焉如將霸王則夷吾在焉蓋不欲專其能也先相國居位旬朔而所舉者亦數十百人今不知相公所舉阿誰所黜阿誰自秋徂春非特旬朔豈天地無其人邪將相公有所待邪或則曰明主春秋鼎盛方有所好升平之畫未可爲也此又常人之論無足徵者夫人君病無所好苟有所好何爲不可假若主好畋獵則正人其無畋獵者乎主好宴遊正人其無蹙踣拔河者乎因好而致事將潛化或以諂諂進或以烹飪來相公詎謂不然乎今兩河餘寇條貫未得北虜踞慢西戎猖蹶三關可收五城可理河壩可田運漕可罷相

公豈獨遺此而優游廊廟更以歲月取賢相之位然後旋鉞而出鎮乎生人可憐勲業可惜伏惟相公越羣士之膏臆姑爲躊躇天下幸甚始從北來得邊隅之事謹條別狀輕瀆嚴重武陵再拜

再答張僕射書

柳冕

辱還答知朝廷之事事無小大難易一切言之言之輒從從乃中變故吾子言有進退之心誤矣夫言之不入諫而怒之國之患也言之輒從從而中變是可諫也又何患乎故下之說上患其志不固不患無時謀合於天即天爲之時謀合於人即人爲之時天且不違况於人乎伊尹負鼎俎五千湯其道乃行天爲之時也商鞅以疆國三說孝公其功乃立人爲之時也譬如爲山累土過於九仞然後功就苟待天時功不成矣愚公者志欲移山必能移山故天地之心與人不遠人能感天在於心耳昔犬戎滅周申甫復之無知亂齊管仲霸之晉室中絕王導興之太平干紀姚宋挫之彼謀之如神即用之如神故賢人君子匡救時運有其才必有其志

有其言必有其事事至而退君子不爲今一言未行其志乃衰是無志也故君子白刃可蹈也鼎鑊可赴也其志不可奪也今有其位有其時一不動再言之再不動三四言之即天地可動況於人乎天地氣合即君臣氣合又何患乎冕白

上韋右丞書

劉軻

右丞閣下某切伏下風有年矣布衣儒冠讀書耕田焦勞形神求古人道不爲不多其閱今之事極耳目之聞見亦以半古之道參乎其心者也行之於古既如彼踵之於今又如此固不必揅乎著灼乎龜而卜筮行乎其中矣小生敢欲首天下之忠激敢言之士輒試貢心中事以當閣下閣下知一士之進退關天下之去就今天下白屋之士有角立秀出者或能以黃老言或能以儒術言或能以刑法言思願吐一竒設一策使司化源者開目而見四方之事閣下知天下亦有人乎有是人無其時與無是人同有其言而不行其所以言與無言同此所以理代寡而升乎之運不可得而

至也古之大臣不惟諫君人亦諫君亦諫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此所以開聖聽而達天視也昔貞觀初天下注心於房魏而太宗果爲堯舜開元中天下注心於姚宋玄宗幾如太宗今閣下之車轍馬跡相去俯無尺寸天下之注心於閣下聚手而指以爲提持大柄在閣下掌握中耳閣下知人意參於天意邪先天而天弗違則其古之相天下者其道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昔漢孝惠時有若曹丞相以黃老施化而天下清淨孝武時有若公孫弘以儒術御世而天下亦治孝宣時有若魏邴者以刑法檢下實號中興閣下必欲爲黃老而館舍下有膠西蓋公邪必欲爲儒術而門下有平津之客邪必欲爲刑法而與言者有溫舒于公邪此三者有閣下所嗜而行之耳夫橫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有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力成焉故太玄曰崔嵬不崩羣土疆此明上下節級有扶持之道也今人之望閣下挺一身而棟天下必矣抑不知棟下之柱者誰乎柱下之石土者誰乎此小

生汲汲於私心誠在此也某每病此來之欲爲丞相者馴致其道積人之望使必曰某公必爲宰相白麻未及下而門已扃鑄其此豈謂導萬物之情狀達一人之聰明邪且一人之耳待宰相而聰之一人之目待宰相而明之宰相之耳目亦資天下之目且曰是何賢於我其言亦何補焉此穀梁子所謂上暗下聾也某嘗試論之天下之形聲雖離婁師曠故不能周視遍聽矧閉目掩耳而欲達天下之視聽不亦難哉故曰耳目在天下聰明在宰相故堯所以寄耳目於舜禹時謂聰明文思之后焉脫不以天下爲聰明某不知其然此亦閣下之所醜聞也故某所徵前事而言之意者實欲閣下踐其地使今之談者曰房魏道在吾君必爲太宗矣區區下情輒以此貢心焉伏惟宥其愚而捨其所持意思幸某恐懼再拜

與田將軍書

獨孤郁

天子賞將軍之勳自裨校領十萬軍率給麾幢節符佩黃金印者

數四廟祖于京開東第駟門號公侯家子弟姻族以將軍故皆爲好官將軍之勳名可謂盛矣美矣然某聞古人曰成功不久難處且物禁太盛昔者周公以至聖之德致太平之功以成王幼少不忍而去召公有不悅色何者勢逼不能無嫌故也夫以聖處猶難況非聖哉故范蠡留侯知其然去之而遠害昔者李斯爲秦破山東從擒諸侯尊秦爲天子秦皇以爲丞相任事秦廷之貴惟斯耳斯知盛滿不行卒爲秦擒韓信爲漢誅趙魏破齊楚尊漢爲天子漢裂土封王于荆漢將之貴惟信耳信不知降挹一旦蜚言被疑卒受呂氏之誅彼二子可謂巧於爲人拙於爲身故二子始有周呂勳卒受參夷誅何則由務進而不知退故今上封足下爲公爲王爲十萬戶侯傳子襲孫居爲夔爲龍出爲相爲文且令召公無不悅色足下豈不賢於周公哉夫今之遊宦者辛勤數千萬言得一官俸不過三二萬數從僕不過一二人滿當罷戀戀不欲去豈非顧其利邪況夫遭時變即據千里土權殺生柄不覺炎燠更變

歌童侍兒俳優不離前爲樂萬方以娛情惟恐其不歡無纖憂能
鑽其智豈不願留之邪顧其勢不可是以去故堯讓天下而長有
天下孫叔敖不悔去者三顧將軍無受吳張玄之說納馬援鄒陽
之策思留侯陶朱之舉悟韓信李斯之惑立竇融河西之績覽郭
馬李高數賢之事稽叔敖三去之美昔蔡澤之說范雎也引鞅起
踵以繫奪其位睢受說而歸相讓澤非不知澤情而受市也蓋審
理必然今某來非縱橫時豈澤之徒歟旣非奪位而來又豈欲騁
口銜世直以惜賢人之業耳惟將軍無猜焉

移陸司勳沔書

歐陽柅

月日歐陽柅移書郎中閣下夫百女蕩一女貞蕩者紛然爲貞者
笑脫使貞者始貞而後蕩奈百人之笑一人邪嗚呼一之笑百百
者有此恥於人而已百之笑一一者舉目無比其如恥何伏惟閣
下少垂聽覽柅在閩中時聞閣下之名十年矣及來京師又逾一
紀嘗期閣下不出則若南陽劉子驥會稽謝慶緒出則如蜀孔明

殷傳說不然亦如賈誼朱雲之徒庶幾於直道也今皇帝起閣下
爲郎閣下俛俛而來柅謂斯來也享數年有見必言有聞必論日
復一日僅三百日矣豈九牧之民皆治矣無有術邪四夷之患皆
平矣無有策邪天下之無賢者不可舉邪天下之無倖者不可黜
邪天下之無賊者不可劾邪天下之無冤者不可雪邪天下之無
屈者不可伸邪天下之無驕者不可誡邪旣無所聞又無所見則
樂堯舜之道讀周孔之書劉麟之謝敷斯人也閣下亦斯人也豈
徒鼓動以朝廊食而退是何前踞而後恭若彼始貞而後蕩如此
且一之笑百雖有比也正今百人之反笑矣閣下欲何比焉夫名
利之心不可卷正直之心亦不可轉柅謂閣下今之爲不及昔時
不爲明矣且逢萌不掛冠孰有萌邪孫楚不漱石孰有楚邪閣下
始心爲直苟在爲郎國家有明經進士史傳諸科孰不郎也後達
者雖在閣下之左先達者果在閣下之右柅所謂爲郎不若不爲
蓋悲閣下身未死而名已滅雖然尚有可復之計何者閣下有所

見勿惜其位而言有所聞勿顧其身而論論或不行言或不用則乞骸歸去斯謂可復之計也已矣吳越暖景山川如繡鱸膾莼羹放歌長嘯夫如是永爲陸司勳庶幾乎不朽伏惟念之柅再拜

與李淑拾遺書

盧坦

八月三日坦頓首奉書拾遺公足下包濟世之資抗出塵之跡德全道備雲卧谷飲遺名而聲飛晦耀而光發天子所聞風下詔命作諫臣朝野聳瞻煙蘿動色足下懷寶樂山竟未爲蒼生起實一代之孤風千年之曠躅不可得而累也坦器凡材薄猥踐班榮鎮守宣池路出灑洛眺嵩峯之峻極仰景行之彌高吟想徽猷寤寐饑渴幸甚幸甚坦雖未獲拜面而舍弟嘗師習於左右矣飽聞足下之高義竊承足下詠堯舜之言志周孔之道以致君惠人爲意非特熊經鳥伸長往而不返者也甚善甚善然則孔氏之道不隘小官不榮大位於是宰中都而魯國化作相而天下服世衰運微其道中阻猶且歷國應聘窮塞而後止今天下歡康異衰周之代

也萬方一統非列國之時也而足下猶獨超然高舉不答天子之命豈孔氏之徒歟愚竊惑焉大凡今之人奔分寸之祿走絲毫之利如羣蟻之附腥膻聚蛾之投燭火取不爲醜貪不避死得以爲榮失以爲辱不由道以進退不量能以授受如此者多有識知病足下豈不欲矯棄流俗獨爲君子哉誠志士之端操賢人之大業也敢不愛慕之乎或聞足下又以蒲輪玄纁郡府之禮不到遂徘徊山門未果輕去難進之道三揖爲宜在足下俟駕而行斯可矣餘復何可道哉少許茶果謹具別紙公程迫速不獲拜詣馳誠而已不具盧坦白

移成均博士書

皮日休

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則荒其業下則偷其言業而可荒文弊也言而可偷訓薄也故聖人懼是寤移其化上自天子下至子男必立庠以化之設序以教之猶歉然不足士有業高訓深必誦禮以延之越爵以貴之俾庠聲序音玲瓏於珩珮鏘訇於金石此聖人之

至治也今國家立成均之業其禮盛於周其品廣於漢其誦禮越
爵又甚於世而未免乎愧道者何哉夫聖人之爲文也爲經約乎
史贊易近乎象詩書止乎刪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修然六籍儀
形乎千萬世百王更命迭號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神其妙
妙於玄造後之人苟不得行胡決句釋者猶萬物但被玄造之
化者邪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得楊何禮得二戴周官得鄭康
異於是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得楊何禮得二戴周官得鄭康
成攬其微言鈇其大義幽者明於日月奧者廓於天地然則今之
講習之功與決釋之功不啻半矣其文得不弊乎其訓得不薄乎
嗚呼西域氏之教其徒日以講習決釋其法爲事吾之視太學又
足爲西域氏之羞矣足下出文闡生學世業精前古言高當今沈
沈乎洋洋乎爲諸生之著龜作後來之綿絕得不思居其位者不
愧其道處於職者不墮其業乎否則市大易負乘之譏招詩人伐
檀之刺矣奚不日誠其屬月勵其徒年持六籍日決百氏俾諸生

受

於聖典也洞知大曉猶駕車者必知康莊操舟者必知河海旣若
是矣執其業者精者進而墮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失非惟大發於
儒風抑亦不苟於祿位足下之道被於太學也其利可知矣果行
是說則太華之石峨峨於成均之門者吾不頌於他人矣足下聽
之無忽日休再拜

與孺顏上人書

沈亞之

上人足下辱書指問將望於僕人謂有解達可以爲梯進之級必
慮過意幸聽畢說昔之有善鍛者火五金而別器一日化百狀而
智用不極然常薄產自窘弟子相率而笑之曰夫子之於業工矣
然而市售之富不能當陶之饒何也對曰夫陶者淺勞而薄利與
俗相用彼朝市而夕壞壞失其用復從而市之無虛日故能饒且
吾之業搜矩而軸模及其成功與世終始彼匹居之人又安能罄
其室而市吾之工哉故當饑亞之悞學爲黃金鍛且已困矣上人
無乃襲饑於此哉非敢自重誠以陷其所從耳幸熟慮焉亞之頓

拜

首

上李門下書

柳宗元

某聞人有行三途之艱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能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矐太息良久而去耳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未止也俄而有若鳥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迨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某曩者以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塗之艱以陷大阨窮躓殞墜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三四年矣其不顧而深矐太息者俱不足望焉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日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邪今乃閣下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其實切撫心自度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辭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埋沉踣斃無復振矣伏惟閣下動心焉某自得罪之由致

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矣繁言蔓辭祇益為瀆伏惟閣下念墜者之至窮錫鳥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拯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歿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死通塞在此一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義在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辭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書見高堂九仞曾輿有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有南遊之歎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沾衣何者情蓄自衷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是用布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小人烟款之誠惟君侯察焉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干時高談王霸銜才揚已歷詆公卿不汲汲於策名不戚戚

於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即多慙阮瑀入幕則高謝郝超夫聶政荆卿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世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士當陪麾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報施所以逡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熬糗無甘旨之膳松檟闕遷厝之資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況屬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之制將終哀痛之情未洩興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於衷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爲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人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有

不得已之者哉儻有乾沒爲心脂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公以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以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旣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愴入塞之魂母切倚廬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董之不貲而更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錫道類切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犬馬之微願憫烏鳥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賓王死罪再拜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劉軻

前蘭陵令臣況謹奉書於相國春申君足下前者不識事機冠宋章襲儒衣以廉軸駕羸駑應聘於諸侯始入秦見秦應侯會侯方以六國啗其君且曰吾方角虎以鬪又何儒爲故去秦之趙會孝成王喜兵法方築壇拜孫臏欲磨牙而西臣以湯武之兵鉗其口於前趙王亦不少孫臏而多臣臣以是去趙之齊會宣王方沽賢

市名達諸侯間人聚稷下若鄒子田駢淳于髡皆號客卿故臣得
翱翔於諸子間自威王至襄王三爲祭酒號爲老師然憫諸生少
年皆不登闕里不浴沂水各掉寸舌得紆朱垂組自以爲高絜莫
我若也臣以乳兒輩畜之何虞其蝎蠱之爲毒也由是讒言塞路
臣之內幾爲齊人所食伏念相君與平原孟嘗信陵齊名故游談
者謂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以相君之相楚故也不然楚何以
得是名以是去齊歸相君相君果不以臣尋固俾臣爲蘭陵令臣
始下車方弦琴調軫欲蘭陵之人心和且富旣富且教必使三年
有成然後報政於相君此臣效相君者希以是不意稷下之謗又
起於左右俾臣之醜聲直聞於執事執事果亦疑棄臣如脫故屣
臣之去蘭陵豈不知相君之棄臣邪臣尚念古者交絕不出惡聲
臣慰楚而怨相君也哉頃相君徒欲人之賢已曾不如楚國前事
臣不遠引三代洎春秋今雖戰國亦不敢以他事白直道今楚國
盛衰之尤者箕相君擇焉自重黎爲火正光融天下鬻熊有歸德

教西伯弟子洎汾冒熊澤車路藍縷以啓荆蠻歷武文成始臣妾
江漢至莊王始與中國爭伯此數君皆郢之祖宗而代亦稱臣之
術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臣又何必獨爲相君道哉然楚君但成莊
而已矣自莊而下楚亟不競平王嗣位耳目倒置伍奢以諫死費
無極以讒用亡太子走昭王汚楚宮鞭郢墓豈不以一讒而至乎
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付以楚政當諸侯盛以遊說
交鬪猶以楚爲有人無何爲上官靳尚所短王怒踈屈平平旣踈
秦果爲張儀計陷楚之商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
役丹徒之敗懷王囚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客死而屍歸至今爲
楚痛豈不曰踈屈平親靳尚而至于爾人亦謂令尹子蘭不得讜
然無非已不能疾讒又從而借之俾屈生溺離騷爲之作襄王以
前事歷目切骨雖有宋玉唐勒景差輩子弟賦風吊屈而已又何
能免王於矢石哉今相君自左徒爲令尹封以號春申君楚於相
君設不能引伍奢屈平以輔政復不能拒無極靳尚之口弭臣見

泗上諸侯不北轅不來矣夫如是漢水雖深不爲楚壑方城雖高不爲楚險相君雖賢欲捨楚而安之也今有李園者世以諛媚荐寵喜以陰計中上根結枝布滯爲難拔相君若不以此時去之則王之左右前後不斬尚則無極詎獨臣之不再用也前月相君聘至跪書受命且曰若惡若仇若善若師真宰相之心脫李園何至費斬方試何害臣之不再罷蘭陵也哉敢輒盡布諸執事而無遂子蘭之非況之望也楚子之幸也

與吏部孫貞外書

陳章甫

某叩頭伏地上書吏部貞外孫公階祀伏惟拔英苗而佐明主奉盛德而居要路亦光天耀樹桃李之秋也僕非敢隱籍名實昨聞戶部檢報似有參差嗚呼雖有周孔之才無所施也矧茲虛陋能勿非乎但僕一卧嵩丘二十餘載既不能學許由巢父務光伯成終至青雲高謝堯禹而乃棄藜杖脫草衣薦頌雲壇陪科岳牧此已孤負芝桂損辱高風矣若綠籍有誤蒙袂而歸亦何面目垂見

巢由舊丘光成隱路耳公言泉百氏腹笥九經前古取人應所多見至如傳說無姓殷后致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睢折脅於魏改名爲張祿先生秦用之爲相張良報離變名姓而亡漢祖因之實取天下何必考名也是知善牧賢者不以小瑕棄大美今若以籍名有誤便廢其人僕恐蔽賢之議在有司矣夫籍者所以編戶口計租稅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苟亡其德雖籍何爲謹案周禮卿大夫職曰國中自七十以及六十皆征之其捨者爲賢也貴也服公事也注捨謂若今復除其計耳所以優賢能也三歲則考其德行道藝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而受之登于天府鄭司農云若舉孝廉茂才由此觀之乃舉賢之餘事爾比來天下此道都喪無論賢貴宜被籍書所以風俗不淳賢能不勸由此故也公爲官擇才務協於治典進賢輔政何拘於版圖且古之招賢降蒲輪束帛卑辭厚禮猶恐不來今乃坐徵籍書務在駁放此所謂嫉賢也若將

古不足法謂時無賢才經邦致治非籍勿用於是僕也鞭骨自悔
裹足而亡雖分國如錙銖終不敢望於臣仕也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白

白言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
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論舉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
其萬一悵快憤懣惟君侯察焉白家本金陵世爲右姓遭沮渠蒙
遜之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
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詩書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
以爲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
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
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
于此至移三霜焉曩昔東遊維陽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
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
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禪服動哭若喪天倫炎月

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
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
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
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
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
市養竒禽于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
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
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爲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
禮因謂郡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
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前此郡
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爲竒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
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駱驛
閒起光明洞徹何以盡陳儻其賢賢也白有可尚夫唐虞之際於
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

於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也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
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之行朗然映人而高義重諾名飛
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蜺月費千金日宴羣
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客成市故時人歌曰賓客何
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白不知君
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下士得也而
晚節改操棲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郎國時惟清哉稜
威雄雄下懼羣物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造謁無路今
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
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嚴威然自明無辜
何憂悔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
害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
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能明目張膽託書自陳邪
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所從來荅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

吾豈可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
大愚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眇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
日直度易水不以爲寒若赫然振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
途白即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鶴
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九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

書十二命附總九首

切磋五

別令狐拾遺書李商隱

重與陸賓虞書劉軻

荅侯高第二書李翱

規誨三

寄從弟正辭書李翱

寄諸弟砥石命附元輿

諭一

諭江陵耆老書劉蛻

別令狐緇拾遺書

子直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寫足下去後憮然不怡今早垂

李商隱

吳興姚

鉉

纂

致葛衣書辭委曲惻惻無已自昔非有故舊援拔卒然於稠人中相望見其表得所以類君子者一日相從百年見肺肝爾來足下仕益達僕困不動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離足下觀人與物共此天地耳錯行雜居螫螫哉不幸天能恣物之生而不能與物慨然量其欲牙齒者恨不得翅羽角者又恨不得牙齒此意人與物略同耳有所趨故不能無爭有所爭故不能不於同中而有各異耳足下觀此世其同異如何哉兒冠出門父翁不知其枉正女笄上車夫人不保其貞汚此於親親不能無異勢也親者尚爾則不親者惡望其無隙哉故近世交道幾喪欲盡足下與僕於天獨何稟當此世生而不同此世每一會面一分散至於慨然相執手嘖然相感決然相泣者豈於此世有他事哉惜此世之人率不能如吾之所樂而又甚懼吾之徒孑立寡處而與此世者蹄尾紛然蛆吾之白擯置譏誹襲出不意使後日有希吾者且懲吾困而不能堅其守乃捨吾而之他耳足下知與此世者居常給於其黨何語哉

必曰吾惡市道嗚呼此輩真手搔鼻敲而喉噉人之灼痕爲癩者市道何肯如此輩邪今一大賈坐帶貨中人人往須之甲得若干曰其贏若干丙曰吾索之乙得若干曰其贏若干戊曰吾索之既與之則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出妻子伏臘相見有贅男女嫁娶有問不幸喪死有致饋葬有臨送弔是何長者大人哉他日甲乙俱入之不欺則又愈得其所欲矣回環出入如此是終身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益嚴出妻子益敬伏臘相見贅益厚男女嫁娶問益豐不幸喪死饋贈臨送弔哭情益悲是又何長者大人哉唯是於信誓有大欺漫然後罵而絕之擊而逐之訖身而勿與通也故一市人率少於大賈而不信者此豈可與此世交者等邪今日赤肝腦相憐明日衆相唾辱皆自其時之與勢耳時之不在勢之移去雖百仁義我百忠信我我尚不顧矣豈不顧已而又唾之足下果爲市道何如哉今人娶婦入門母姑必祝之曰善相宜則祝曰蕃息後曰生女子貯之幽房密寢四鄰不得

識兄弟以時見欲其好不顧性命即一日可嫁去是宜擇何如男子屬之邪今山東大姓家非能違摘天性而不如此至其羔鷲在門有不問賢不肖健病而但論財貨恣求取爲事當其爲女子時誰不恨及爲母婦則亦然彼父子男女天性豈有大於此者邪今尚如此況他舍外人燕生越養而相望相救抵死不相販賣哉細而繹之真令人不愛此世而欲狂走遠颺耳果不知足下與僕之守是邪非邪首揚之二百豈斷盟津之八百吾又何悔焉千百年下生人之權不在富貴而在直筆者得有此人足下與僕當有所用意其他復何云云但當誓不羞市道而又不爲忘其素恨之母婦耳商隱再拜

荅崔立之書

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

高遠且觀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不以丈夫期我也故不能默默輒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惟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迺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成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

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設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固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如何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王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后知於天下雖兩則足不以爲疾且無使勅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非尤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則足下無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

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則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重與陸賁虞書

劉軻

別韶卿已逾時雖遊處謙賞不接然予心未嘗一日去韶卿也且京洛相去八百里足以絕韶卿車轍馬跡矧又自洛南而東涉淮浮江公洄數千里安得不悒悒西望邪比予在輦下五六年始不知韶卿及知韶卿兩心始親而形骸已相遠苟未能忘情忍不酸鼻出涕爲吾友之思邪前陸掾來得韶卿書知韶卿欲屈道以從人求京兆解送知韶卿道在與否固不在首解於京兆也愚嘗謂與遊者道韶卿膚未雞髮未鶴然其心甚老脫一旦脅肩低眉與諸子爭甲乙於縣官豈愚所謂甚老者邪韶卿曾不是思也愚所

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顏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
爲首出豈不多邪詔卿不首於是而欲首於何哉僕又聞京兆等
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詔卿人聞烏有不心躬嘿禮靈冠統以待
之邪夫然亦何害小伸於知己耳不然則東國紂臣西山餓夫微
仲尼何傷爲展季伯夷矣詔卿獨不見旣得者邪豈盡爲顏子太
伯伯夷然幸詔卿熟思之無以予不食太牢爲不知味者也前月
中兩寄狀計必有一達者過重陽當決策東去計詔卿無以予身
遠而不予思也勉矣自愛策名春官後當會我於真山

與陶進士書

李商隱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覩昨又垂示東岡記
等數篇不惟其辭彩與大不宜爲冗慢無勢者所窺見且又厚紙
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
與之甚下邪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常得其語曰是非繫於
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密記之蓋嘗於春

秋法度聖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手書口詠非惟
求以爲已而已亦祈以爲後來隨行者之所師稟已而被鄉曲所
薦入來京師又亦思前輩達者固已有是人矣有則吾將依之繫
鞅出門寂寞往返其間數年卒無所得私怪之而比有相親者曰
子之書宜貢于某氏某氏可以爲子之依歸矣即走往貢之出其
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有默而視之不暇朗讀者又有始
朗讀而中有失字壞句不見本義者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默默已
已不復咨歎故自大和七年後雖尚應舉除吉凶書及人憑倩作
牋啓銘表之外不復作文文尚不復作况復能學人行卷邪時獨
今狐補闕最相厚歲歲爲寫出舊文納貢院旣得引試會故人夏
口主舉人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于朝揖曰八郎之友誰最
善綢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爲薦託之辭故夏口與及
第然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不復細意經營述作乃命合爲夏口門
人之一數耳爾後兩應科目者又以應舉時與一裴生者善復與

其挽拽不得已而入耳前年乃爲吏部上之中書歸自驚笑又復
懊恨周李二學士以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辭者豈容易哉天
地之災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
文盡知矣而又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此
其可以當博學宏辭者邪恐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
臣宰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指甲而時脫有盡不能知者則號博
學宏辭者當其罪矣私自恐懼憂若囚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
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亦不畏矣去
年入南場作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故耳尋復啓與曹
主求尉于號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者而又其家窮弟
妹細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始至官以活獄不合人意輒退
去將遂脫衣置笏永夷農牧會今太守憐之催去復任逕使不爲
升斗汲汲疲瘁低儼耳然至於文字章句愈怙息不敢驚張常自
呪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獲忠肅之謚也

而吾子反殷勤如此者豈不知邪豈有意邪不知則可有意則已
虛矣然所以拳拳而不能忘者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爲山而有三
得始其早者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著而又得其近而能遠思
欲窮搜極討灑豁襟抱始以往來番番不遂其願聞者得李生於
華郵爲我指引巖谷列視生植僅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暮
留止宿旦相與去愈復記熟後又得吾子于邑中至其所不至者
於華之山無恨矣三人力邪今李生已得第而又爲老貴人從事
雲臺生亦顯然有聞於諸公間吾子之文粲然成就如是我負
華之山而華之山亦將不負吾子之三人矣以是思得聚會話既
往探歷之勝至於切磋善惡分擘進趨僕此世固不待學奴婢下
人指誓神佛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邪明日東去旣不得面寓
書惘惘九月三日弘農尉李某頓首

荅侯高第二書

李翱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三讀足下

書感歎不能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在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此之無憂乎前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闢之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者也吾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禹湯文王孔子之道未絕於地矣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官商之一其聲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知足下必將憤予而復其辭也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沈浮之時乎苟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爾如順沈浮之時則是乘流望風而高下焉苟如此雖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況天下乎不修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遐矣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爲也如有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患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蓋孔子畏于匡圍于蒲伐樹於桓魋逐於魯絕糧于陳蔡之師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邪賢不肖在我者也貴與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己而須之爾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

路子貢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于此子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也而人之不信也與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蓋少貶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謂顏回如謂由也賜也顏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蓋歎之也以孔子其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也而知孔子者獨顏回爾其他皆學焉而不能到也然則僕之道天下人安能言而行邪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人也皆以柔氣汗辭同用明夷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乎夫西伯聖人也姜里之拘僅不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陳惡在其

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爾其能遠之與否而必容焉則吾不敢知也非吾獨爾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窮則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傳之于天下者也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大有得於吾之功者爾天之生我也亦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則吾將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能自知也天下人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夷齊之道也如僕向者所陳亦足以免矣故不復有所說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親故知我者也苟異口同辭皆如足下所說是僕於天下衆多之人而未有一知已也安能合於吾心乎吾非不信子云云者也信子則於吾道不光矣欲默默則道無所傳云爾子之道子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寄從弟正辭書

李翱

知汝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亦

各有時爾何獨至于賢丈夫而反無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于古之人爾其心既自以爲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使餘者以與時世進退於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祇益勞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于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由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

章生平內者也吾知其有也而能求而充之者也何懼而不爲哉
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
樂言吾道之云爾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李華

八月十五日翁告崔氏之子兩孩省吾出身入仕行四十年晚有
汝母已養汝二人矣吾逮事裴氏鄭氏崔氏諸姑于氏堂姑皆賢
明淑哲爲內外師範意欲與汝言之裴氏始恩慈見吾一善未嘗
不流涕祝吾成立見吾伯仲書題誨責踈略話及舊事云無此例
吾伯仲書題比今日中外書題其閒踈密不啻百十也吾小時猶
省長幼每日兩時櫛盥起居尊行三時侍食飲食訖然後敢食猶
責不如禮今者諸子曰出高眠爭覽盤器何曾有此儀可爲歎息
世教如此何得不亂婦人亦要讀書解文字知今古情狀事父母
舅姑然可無咎詩序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睢
之義也易曰主中饋無攸遂婦人但當主酒食待賓客而已其餘

無自專之禮詩云將翱將翔佩玉瓊琚此奉冑姑助祭祀之儀也
又曰將翱將翔弋鳧與鴈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也禮經所載汝
其記之又婦人將嫁三月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嫁則廟
見不見廟者不得爲婦今此禮凌夷人從苟且婦人尊於丈夫羣
陰制於太陽世教淪替一至于此可爲墮淚汝等當學讀詩禮論
語孝經此最爲要也吾小時南市帽行見貂帽多帷帽少當時舊
人已歎風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無帷帽貂帽亦無男子衫袖
蒙鼻婦人領巾覆頭向有帷帽幕離必爲瓦石所及此乃婦人爲
丈夫之象丈夫爲婦人之飾顛之倒之莫甚于此觸類而長不可
勝言舉其一端告及汝耳勿謂幼小不遵訓誡所見所聞頽風敗
俗故申明舊事不能一一也阿馬來說汝誦得數十篇詩賦麗麗
已能承順十五姊顏色十七伯極鍾念吾旅病乍聞甚慰意凡人
不患尊行不慈訓患身不能承順耳汝承十五姊仁慈十七伯訓
誘又質性柔順當不扶自直吾所告者括羽汝耳不次翁告崔氏

二子省

貽諸弟砥石命

舒元興

昔歲吾行吳江上得亭長所貽劔心知其不莽鹵匣藏愛重未曾
褻視今年秋在秦無何發開見慘翳積蝕僅成死鐵意慙身將利
器而使其不光明之若此常緘求淬磨之心於冑中數月後因過
岐山下得片石如淶水色長不滿尺闊厚半之試以手磨理甚臆
文甚密吾意其異石遂攜入城問於切磋工工以爲可爲砥吾遂
取劔發之初數日浮埃薄落未見快意意工者相給復就問之工
曰此石至細故不能速利堅鐵但積漸發之未一月當見真貌歸
如其言果觀變化蒼慘剥落若青蛇退鱗光勁一水泳涵星斗持
之切金錢三十枚皆無聲而斷愈始得之利數十百倍吾因歎以
爲金剛首五材及爲工人鑄爲器復得首出利物以剛質銛利苟
蹇不砥礪尚與鐵無以異况質柔銛鈍而又不能砥礪當化爲糞
上耳又安得與死鐵倫齒邪以此益知人之生於代苟不病盲聾

音啞則五常之性全性全則豺狼燕雀亦云異矣而或公然忘棄
礪名砥行之道反用狂言放情爲事蒙蒙外埃積成垢惡日不覺
寤以至於戕正性賊天理生前爲造化剩物歿復與灰土俱委此
豈不爲辜負日月之光景邪吾常觀汝輩趣嚮爾誠全得天性者
況夙能承順嚴訓皆解甘心服食古聖人道知其必非彫缺道義
自埋於偷薄之倫者然吾自干名在京城鬼魄已十九晦矣知爾
輩懼自甘不繼困於薪粟日丐於他人之門吾聞此益悲此身使
爾輩承順供養至此亦益憂爾輩爲窮窶而斯須忘其節爲苟得
眩惑而容易徇於人爲投刺牽役而造次惰其業日夜憶念心力
全耗且欲書此爲戒又慮爾輩年未甚長成不深諭解今會鄂騎
歸去遂寘石於書函中乃筆用砥之功以寓往意欲爾輩定持剛
質晝夜淬礪使塵埃不得間髮而入爲吾守固窮之節慎臨財之
苟積習隸之業上不貽庭闈憂次不貽手足病下不貽心意媿欲
三者不貽砥在爾砥之而已不關他人若砥之否也則嚮之所謂

切金涵星之用又甚瑣屑安足以諭之然吾固欲爾輩常置砥於左右造次顛沛必於是思之亦古人韋弦銘座之義也因書爲砥石命以欲爾輩兼刻辭於其側曰

劔之鏗砥之而光人之名砥之而揚砥乎砥乎爲吾之師乎仲兮季兮無墜吾命乎

諭江陵耆老書

劉蛻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爲之廟世饗其讎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爲不然楚人之性僇悍大能復其仇讎其後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忘干戈況其人之性能忘胥之能破其國家而事之乎且令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祀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凶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其餼而虐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而不祠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疆有餼而尋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

自忘楚人之殺父兄則胥自爲無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曾讎乎吾以爲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滯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爲饗人之食而江陵何爲事讎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愧耳

重校唐文粹卷第九十

國

文
采
之
二

